清代的天后宫与会馆

陈尚胜

Based on local gazetteers and inscriptions on steles, the author surveyed Tian Hou (legendary sea goddess) Temples which were built by the merchant guildhall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temples were widely dispersed over coastal ports, cities and towns in the south, inland, and even overseas. Besides religious belief, merchant guildhalls built Tian Hou Temples to use mazu beliefs to foster cooperation and solidarity among merchants from the same prefecture or profession. Tian Hou Temples were combined with the merchant guildhalls. The temple fairs not only improved relations between merchants of the guildhalls and inhabitants of the community, but also advanced trade and cultural exchanges in all parts of Qing China. Moreover, by contrasting Qing government and merchant guildhalls construction of Tian Hou Temples, the paper shows that businessmen were an important force that promoted the developed and spread of folk belief and folk cul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在妈祖信仰的传播过程中,中国封建政府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已为朱天顺先生的研究所揭示①。尤其是宋、元、明时期,从妈祖庙的建造情况看,多为封建官府所修建;从妈祖庙分布情况看,多集中于沿海港口和内河漕运港口,鲜明地体现了宋、元、明三代封建王朝出于海防、外交和漕运的需要,而对妈祖信仰的褒扬和提倡。妈祖信仰在中国社会的深入传播,尤其是在北方沿海地区和长江内陆地区的传播,还是在清代。而造成妈祖信仰深入传播的主要因素,则是一些商帮会馆。

一

会馆是同籍士商在一些城市或集镇上所建立的专门馆所,用以集会和寄寓之用,它起源于明朝后期。据明朝人刘侗记载:“尝考会馆设于都中,古未有也,始嘉(靖)隆(庆)间。……用建会馆,士绅是主。凡出入都门者,籍有稽,游有业,困有归也。”②不过,会馆制度创立后,商客们很快就由于其经商需要有资金优势而成为建立会馆的主要因素。从明朝万历时期(1573—1620)开始,伴随着中国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会馆也从京城发展到一般商业城市甚至是小市镇。乾隆四年(1739)北京所立的《创建晋冀会馆碑序》中说:“凡舟国车络绎之地,商贾骈臻。会馆之设,通都大邑,所在有之。”③

自从会馆制度出现以后,福建商帮会馆就成为传播妈祖民间信仰的主要媒介。在明代,福建商人就已在外地出资兴建了一些天妃宫。如扬州的天妃宫,据清朝人魏禧所做的《扬州天妃

宫碑记》记载："扬州古无祀天妃者。相传明中叶闽沽客泛海遇飓风，舟落大洋，众饥渴欲死，仰见天空际有神女见，知为天妃也，群泣拜而迹之……于是，醵金造宫于邗水之上。"④江苏省吴县胥江西岸夏驾桥南边的天后宫，也是在明朝万历四十一年（1613）由"福建商人集赀建，一名三山会馆。"⑤浙江省嘉兴县称字圩天后宫，"明崇祯间（1628—1644）创建，并称福建会馆。"⑥到清代，由商帮会馆所修建的天后宫迅速增多。下面，我们将主要根据山东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方志，并结合其它文献，把清代商帮会馆所修建的天后宫的基本情况，列表如下：

天后宫所在地	建宫组织	建宫时间	资　料　来　源
福建涵江霞徐新开河	兴安会馆	1750 年	民国《建宁县志》卷 6
涵江宁海	水南会馆	1769 年	同　上
泉州涂山街胭脂巷	兴化会馆	清　代	张大任《妈祖宫集》(7)
泉州县后街	三山会馆	清　代	同　上
福　州　横　街	福安会馆	清　代	《福州便览》(7)
福　州　横　街	建郡会馆	清　代	同　上
福州夏醴泉	福鼎会馆	清　代	同　上
福　州　后　田	闽清会馆	清　代	同　上
福　州　南　寺	汀州会馆	清　代	同　上
福　州　东　街	浙江会馆	清　代	同　上
福州钱塘巷	江苏会馆	清　代	同　上
福州台江路	泉美会馆	清　代	同　上
福州上杭街	太宁会馆	清　代	同　上
福州上杭街	建宁会馆	清　代	同　上
福州上杭街	浦城会馆	清　代	同　上
福州下杭街	兴安会馆	清　代	同　上
福州泛船浦太平巷	广东会馆	清　代	同　上
福州石井巷	两广会馆	清　代	同　上
福州春育亭	三山会馆	清　代	同　上
福　州　真　庵	三山会馆	清　代	同　上
福州南台三保	古田会馆	清　代	同　上
福州南台三保	永福会馆	清　代	同　上
福州铺前顶	延平会馆	清　代	同　上
福州铺前顶	宁德会馆	清　代	同　上
福州上杭街	绥安会馆	乾隆年间	民国《建宁县志》卷 6
福州城内郎官巷	绥安会馆	1821 年	同　上
温州西门外	汀州商人	1736 年	乾隆《温州府志》卷 9

天后宫所在地	建宫组织	建宫时间	资　料　来　源
温州大南门外	莆田商人	1741年	同　上
缙云县西南临好溪	闽　商	乾隆间	光绪《处州府志》卷12
松阳县西熙宁庄	闽　商	1749年	同　上
衢州城天王巷	福建会馆	1801年	嘉庆《西安县志》卷43
兰　溪　六　坊	闽商公所	1709年	光绪《兰溪县志》卷3
金华　长仙门外	闽　商	康熙年间	民国《金华县志》卷13
建德三元坊	福建会馆	1751年	乾隆《建德县志》卷3
临海　城南垣外	八闽会馆	1737年	民国《临海县志》卷8
象山南门外	闽广会馆	1839年	道光《象山县志》卷12
象山盐仓前	三山会馆	1804年	同　上
象山盐仓前	兴化商人	1855年	同　上
鄞县东门外	福建会馆	康熙末	《天后史迹的初步调查》(8)
鄞县东门外	安澜会馆	清　代	同　上
鄞县东门外	庆安会馆	1850年	同　上
镇海招宝山	闽浙商人	1735年	民国《镇海县志》卷13
定海南门外	八闽会馆	康熙末	民国《定海县志》卷2
乍浦城南门	三山会馆	1709年	光绪《平湖县志》卷9
乍浦箭山街	莆阳会馆	1748年	同　上
乍浦总管街	汀州会馆	1748年	同　上
嘉兴南十三庄	福建会馆	1785年	光绪《嘉兴府志》卷10
娄县谷阳门外	兴安会馆	1845年	光绪《松江府志》卷10
上海南市马家厂	商船会馆	1715年	《上海碑刻资料选辑》(9)
上海南市咸瓜弄	泉漳会馆	1757年	同　上
上海小东门外城河沿	潮州会馆	1763年	同　上
上海南市翠微庵	建汀会馆	嘉庆初年	同　上
上海十六铺南	潮惠会馆	1814年	同　上
上海里仓桥	三山会馆	1877年	同　上
上　海	浙宁会馆	1853年	同　上
上海生义街	木商会馆	1858年	民国《上海县续志》(7)
上海蓁阳街	靛业会馆	1873年	同　上
上海盐码头里马路	揭普丰会馆	1887年	同　上
上海南市复兴东路	兴安会馆	光绪间	同　上

天后宫所在地	建宫组织	建宫时间	资　料　来　源
嘉定回春桥南	沈溪会馆	1803年	光绪《嘉定县志》卷2
吴县胥江西岸夏驾桥	三山会馆	1696年修	民国《吴县志》卷33
吴县11都22图石晖桥	漳州会馆	康熙间	同　上
吴县11都28图雁宕村	温陵会馆	康熙间	同　上
吴县11都23图王家巷	浙宁会馆	清　代	同　上
吴县11都22图新巷	邵武会馆	清　代	同　上
吴县11都2图姚家巷	兴化会馆	康熙间	同　上
吴县28都5图上津桥	汀州会馆	清　代	同　上
吴县28都5图上津桥	潮州会馆	1708年	同　上
常熟福山	海船商人	乾隆间	光绪《重修常昭合志》卷15
如皋县治东南	龙岩商民	1770年	嘉庆《如皋县志》卷3
泰州　北门内大街	福建会馆	清　代	道光《泰州志》(7)
淮　安　城北莲花街	十闽堂	1828年	《天后史迹的初步调查》
盐城北门外	海船商人	乾隆间修	光绪《盐城县志》卷2
赣榆青口	船　户	清　代	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19
赣榆青口	客　商	清　代	同　上
宿迁新盛街	福建会馆	清　代	同治《宿迁县志》卷11
峄县台庄闸	福建士商	1853年	光绪《峄县志》卷10
长山县周村	客　商	1768年	嘉庆《长山县志》卷2
胶州城东南	海　商	嘉庆间	道光《胶州志》卷13
青　岛	南北客商	1865年	《天后史迹的初步调查》
即墨金口	福建商人	1768年	新编《即墨县志》
烟台新世界	福建会馆	1884年	《天后史迹的初步调查》
天津针街	闽粤会馆	乾隆间	《天津天后宫》(7)
北京崇兴寺胡同	莆阳会馆	乾隆间	《京师坊巷志》(7)
北京缨子胡同	延邵会馆	1739年	《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
锦州城内西街	江浙会馆	1725年	民国《锦县志》卷4
沈阳地载关	闽江会馆	乾隆间	民国《沈阳县志》卷13
沈阳怀远关外	山东会馆	清　代	同　上
海城大南门内	山东黄县会馆	乾隆初年	民国《海城县志》卷3
海城牛庄	北会馆	清　代	同　上
盖平城南门	福建会馆	嘉庆间	民国《盖平县志》卷2

天后宫所在地	建宫组织	建宫时间	资料来源
盖平县署前街	三江会馆	清代	同上
盖平城北马道	山东会馆	清代	同上
金县	山东会馆	1740年	《天后史迹的初步调查》
岫岩西山	山东客商	乾隆间	民国《奉天通志》(7)
芜湖江口驿	潮州会馆	1886年	民国《芜湖县志》卷13
芜湖陶塘埂西	福建会馆	1886年	同上
合肥城桥东	福建商人	1802年修	光绪《庐江府志》卷18
上饶城外南街皇华坊	闽商	1708年	同治《上饶县志》卷6
赣州城内	福建会馆	清代	同治《赣州府志》卷11
长沙八角亭	福建会馆	清代	同治《长沙县志》卷14
长沙鱼塘口	福建会馆	清代	同治《善化县志》卷14
湘潭十八总	福建会馆	清代	光绪《湘潭县志》卷7
芷江沅水河西岸	福建会馆	1748年	同治《沅州府志》(7)
安陆城外河街	福建会馆	清代	光绪《德安府志》卷5
应城城内	福建会馆	乾隆间	同上
石首城南三里店	福建会馆	清代	光绪《荆州府志》卷27
宜昌忠义街	福建会馆	1761年	同治《宜昌府志》卷4
万县城内	福建会馆	清代	同治《万县志》卷7
重庆朝天门	福建会馆	不详	嘉庆《巴县志》卷2
南充	福建会馆	清代	民国《南充县志》卷5
中江小吏街	广东会馆	清代	民国《中江县志》卷4
中江北门外	福建会馆	清代	同上
德阳县城南街	福建会馆	清代	民国《德阳县志》卷2
德阳县孝泉场内	福建会馆	清代	同上
绵阳吉祥街	闽人公建	1755年	民国《绵阳县志》卷2
绵阳观音乡	广东会馆	清代	同上
绵阳马石场	闽人公建	清代	同上
江油城内	福建会馆	清代	乾隆《江油县志》卷上
绵竹城大北街	福建会馆	1837年	民国《绵竹县志》卷12
华阳总府街	福建会馆	清代	民国《华阳县志》卷30
华阳黄龙溪场	福建会馆	1775年	同上
双流东城外	福建会馆	不详	民国《双流县志》卷1

天后宫所在地	建宫组织	建宫时间	资　料　来　源
灌　县　北　后　街	客商会馆	清　代	光绪《灌县志》卷 3
灌　县　蒲　阳　场	客商会馆	清　代	同　　上
灌　县　兴　仁　场	客商会馆	清　代	同　　上
灌　县　崇　义　场	客商会馆	清　代	同　　上
荣　县　城　西　街	福建会馆	嘉庆间	民国《荣县志》卷 11
荣　县　程　家　场	福建会馆	乾隆间	同　　上
荣　县　李　子　桥	福建会馆	咸丰间	同　　上
荣　县　李　家　堰	福建会馆	光绪间	同　　上
荣　县　鼎　兴　场	福建会馆	1807 年	同　　上
荣　县　桥　头　铺	福建会馆	1879 年	同　　上
荣　县　杨　家　场	福建会馆	1794 年	同　　上
荣　县　铁　场　铺	福建会馆	1786 年	同　　上
荣　县　长　山　桥	福建会馆	1863 年	同　　上
犍为城内馆驿街	福建会馆	1748 年	民国《犍为县志》卷 2
犍为清溪镇中河街	福建会馆	1755 年	同　　上
犍为石溪镇正街	福建会馆	雍正间	同　　上
宜宾城外西南隅	客商会馆	清　代	嘉庆《宜宾县志》卷 27
合江北门外中街	客商会馆	不　详	民国《合江县志》卷 1
合　江　车　辋　场	客商会馆	不　详	同　　上
合　江　玉　皇　场	客商会馆	清初建	同　　上
昆明丽正门外校场	福建会馆	清　代	光绪《昆明县志》卷 4
蒙　自　南　门	福建会馆	清　代	宣统《续蒙自县志》卷 3
思　南　东　门　外	福建会馆	1812 年	道光《思南府续志》卷 2
镇 远 新 城 门 后	客商会馆	清　代	乾隆《镇远府志》卷 19
临桂王辅坪大街	福建会馆	1733 年	光绪《临桂县志》卷 15
临桂东门外浮桥南	广东会馆	1817 年	同　　上
桂　平　南　门　外	粤东会馆	清　代	光绪《浔州府志》卷 15
信都临江上河东	粤东会馆	不　详	民国《信都县志》(7)
陆川城北学前街	东宫馆	不　详	民国《陆川县志》(7)
汕　头　商　平　路	六邑会馆	不　详	《莆田乡讯》88.10.(7)
海　阳　城　内	西浙会馆	不　详	光绪《海阳县志》(7)
海　阳　城　内	嘉庆州会馆	不　详	同　　上

天后宫所在地	建宫组织	建宫时间	资料来源
海阳城内	镇平会馆	不详	同上
海阳城内	汀龙会馆	不详	同上
儋县城南门外东街尾	广府会馆	清初	道光《琼州府志》(7)
儋县销皮街	福潮会馆	清初	同上

从上表的天后宫的分布情况看，清代商帮会馆所修建的天后宫，比较集中于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及其南方地区的一些商业城市和商品集散市镇。考虑到一些方志未能查阅和一些方志对天后宫记载不明的因素，可能实际上清代商帮会馆所修建的天后宫的数量更多，分布范围也更广。甚至在海外国家的一些商埠，也有一些中国商人会馆所修建的天后宫。如在 18 世纪末，日本长崎就有八闽会馆所建的天后宫；到 19 世纪，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美国等地，也有福建会馆、永春会馆、兴安会馆、广东会馆、琼州会馆、穗城会馆等中国商人会馆所修建的天后宫[10]。从修建天后宫的会馆情况看，清代多数天后宫为福建商帮会馆所修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清代天后宫的分布图，我们可以视作福建商帮活动的一个坐标图。而从一些广东、海南、浙江、江苏、山东的商帮会馆修建天后宫的情况看，妈祖信仰无疑已被他们所接受。从清代商帮会馆所建天后宫的具体时间来看，多为乾隆时期以后所建，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乾隆时期以后的中国社会商业化的历史进程。

二

商帮会馆创建天后宫的目的，首先在于一些商客们相信妈祖能保护他们的航运安全和保佑他们免于疾病、破产等意外之灾。据《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中说：妈祖的保护范围，“一者，誓救舟船，达于彼岸；二者，誓护客商，咸令安乐；三者，祛逐邪祟，永得消除；四者，荡灭灾屯，家门清净；五者，追捕奸盗，屏迹潜行……”。[11]这对于常年在外经商奔劳的商客们来说，尤其需要一种超人力量的保护，以使自己的生意兴隆和身体平安。因为经商行为，在这一时期仍然是一种个人行为，极难得到封建政府的重视和保护；封建政府甚至还从防止社会流动引起统治秩序不稳定的目的出发，对商业势力采取抑制和摧残政策。所以，一些商帮修建起天后宫，通过这种信仰活动，借以调节和平慰现实的经商环境对自己所造成的心理紧张。

其次，商帮会馆修建天后宫，也交织着沿海地区的商人们藉妈祖的共同信仰来联络乡谊的需要。上海的一块立于嘉庆十六年(1811)的潮州会馆碑碑文说：“前□创建会馆，虔天后圣母，岁时□赛□神庥，而联乡谊。”[12]上海的另一块立于光绪九年(1883)的《创修建汀会馆始末碑》碑文亦谓：“嘉庆初年，先君于与同邑王君耀先、傅君晋三、杨君学祥，醵金置上海南郊田创立义冢，复于董家渡购屋数椽，春秋祭天后，借祭余以联乡谊。”[13]由此可见，他们正在于凭借神缘关系来加强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

再次，商帮会馆创修天后宫，通过共同的祭祀活动，在联络乡谊的基础上，还可藉此调解同籍商人的内部纷争，共商同籍商人的对外斗争之策。上海的一块立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潮惠会馆二次迁建记碑》碑文中记述：“会馆之建，非第春秋伏腊，为旅人联络樽酒之欢，叙敬梓恭桑之谊，相与乐其乐也；亦以懋迁货居，受廛列肆，云合星聚，群萃一方，讵免睚眦，致生报复，非赖耆旧，曷由排解？重以时势交迫，津梁故多，横征私敛，吹毛索瘢，隐倚神丛，动成疮痍。

虽与全局无预，而偶遭株累，皇皇若有大害。踵乎厥后，既同井邑，宜援陷阱，凡此皆当忧其所忧者也。纵他族好行其德者，亦能代为捍卫，而终不若出于会馆，事从公论，众有同心，临以明神，盟之息壤，俾消衅隙，用济艰难，保全实多，关系殊重。”[14]于此可见，商帮会馆也在于通过妈祖信仰的民间途径，来解决内部的商务纠纷，共同对抗外来势力(甚至包括清朝政府的贪官污吏)的侵凌。

正由于商人们赋予天后宫的上述多种功能，所以在天后宫的建筑布局上，往往与所属会馆连为一体，甚至合二为一。因此，在清代的天后宫中，就有不少的天后宫直接被人们称为会馆。如浙江建德的“天后庙在城内三元坊南，本名天上宫，俗称福建会馆。”[15]江苏吴县夏驾桥天后宫，又称三山会馆；吴县小石晖桥的天后宫，又称漳州会馆；吴县雁宕村天后宫，又称温陵会馆；嘉定回春桥的天后宫，又称沈溪会馆；烟台的天后行祠，又称福建会馆；沈阳地载关的天后宫，又称闽江会馆；沈阳怀远关外的天后宫，又称山东会馆；盖平南门里天后宫，又称福建会馆；海城天后宫，又称山东黄县会馆。在长江流域等南方地区的天后宫，亦常被称为福建会馆或广东会馆(参见上表)。

另外，这些天后宫之所以在建筑布局上与商帮会馆连为一体，除了用地和管理等方面的客观原因外，还在于他们期望通过妈祖文化以及其它神祇文化来孕育大家的和衷共济精神。上海的一块立于道光十二年(1832)的《兴修泉漳会馆碑》碑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会馆而有庙，有庙而春秋祭祀，遵行典礼者，盖生逢国家升平之日，设关招商，遐迩毕至。吾邑人旅异地，而居市贸易，帆海生涯，皆仰赖天后尊神显庇，俾使时时往来利益，舟顺而人安也。且吾邑人聚首一堂，而情本松榆，爱如手足，更仰赖关圣尊神灵庇，俾使家家通达义理，心一而力同也。此所为前宫后殿与会馆二而一也，合庙堂于会馆也。”[16]

关于会馆与天后宫建筑群的具体布局，芜湖的福建会馆是，“计屋三进：第一进门堂，第二进大厅，供天后神龛，第三进楼，上下六为间，为馆中会议之地”[17]但芜湖的天后宫和福建会馆建筑群，与其它地区的天后宫建筑群相比，甚显简单，尤其不及沿海地区天后宫和会馆建筑群的复杂和宏伟。如山东即墨金口的天后宫，它是一座由福建会馆所修建的宫宇，其建筑结构是“前为行宫，后为寝宫，再后为议事亭。行宫左侧是火神阁，右侧是财神庙。院内有木制戏台，西为鼓楼。”[18]锦州江浙会馆所建的天后宫，共有“正殿七楹，东西廊各三楹，东西耳房各二楹，中门五楹，西廊七楹，正门三楹，戏楼一座，东西碑亭各一座，东西外门各一楹。”[19]海城的黄县会馆和天后宫建筑群，则是“正殿五楹，地楼三楹，东西配庑各五楹，戏楼三楹，耳房三楹。”[20]一般来说，清代天后宫和会馆的建筑群，包括有山门、牌坊、前殿、主殿、后殿、左右廊庑、钟鼓楼、戏楼、议事楼以及客商房舍等，整个建筑群呈现出纵轴线均衡对称的布局。也有一些会馆在天后大殿左右建立配殿或在其后建立后殿，用以祭祀其它神祇。如上海的泉漳会馆、芜湖的潮州会馆都在天后大殿后面专门建殿祭祀关帝，即墨金口的天后行宫两侧也建殿分别祭祀火神和财神。从清代商帮会馆供奉众多神祇的事例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民间信仰的多神性特征；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国民间信仰的实用性特征。因为会馆中所祭祀的其他神祇，也鲜明地反映了商客们在不同场合下的心理需要。如前面提到的上海泉漳会馆，前宫祭妈祖，是因为要“仰赖天后尊神显庇，俾使时时往来利益，舟顺而人安”；而后殿奉关帝，则是为了“仰赖关圣尊神灵佑，俾使家家通达义理，心一而力同也。”

会馆与天后宫建筑群中专门建筑戏楼或乐楼等建筑，则是为了演戏酬神。一般说来，每逢三月二十三日的妈祖诞辰日前后和九月九日的妈祖升化日前后的数天，会馆还要举行祭祀妈

祖的庆典活动，即春秋两祭。在举行祀典时，会馆还要募请戏班前来进行戏剧表演以及进行其它文艺演出活动。如天津的闽粤会馆，在三月“二十三日天后诞辰，预演百会，俗呼为皇会。十六日曰送驾，十八日曰接驾，二十、二十二两日辇驾出巡。先之以杂剧，填塞街庙，连宵达旦，游人如狂。”[21]乾隆时举人杨一昆曾经专门写了一篇《皇会论》，形象地描述了天津天后宫庙会的活泼和繁荣场面。上海的闽粤商帮会馆所举办的天后诞辰庙会，直到咸丰(1851—1861)、同治(1862—1874)年间，仍相当精彩。据时人王韬记载：“三月二十三日为天后诞辰，灯彩辉煌，笙歌喧沸，大小东门一带为尤盛。闽粤富商，无不殚其财力以奉神。沿街店铺，赌盛争奇，陈设彝鼎字画，精雅绝伦。宝腊光腾，金炉篆绕；所焚沉檀伽楠，氤氲馥郁，香彻数里。于是航海帆樯，远近毕集浦滨，金铙聒耳，彻夜不绝。”“虽远乡僻处，咸结队往观。谓其地为宫前，崇美饰华，极称宏敞。”[22]

演戏的表面理由是祭神，但在实际上它发挥了多种功能：一则可以调节会馆商客们的在外常年经商的孤独心理和精神；二则可以通过商客们的共同娱乐形式来促进会馆中各商号之间的团结协作；三则可以通过这种娱乐形式来酬谢会馆所在社区的居民，从而加强商帮会馆与所在社区之间的关系。在辽宁盖平县的福建、浙江、山东三个会馆，由于财力充足，他们在客居地“除办会演剧祭神酬宾外，并襄办各项善举。”[23]同时，商帮会馆由于举办天后庙会，通过聘请外地戏班的演出，在客观上又导致了各地区之间的民俗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清代各地民间文化的融合和发展；另外，通过庙会购物活动，它又促进了清代市场的发展。如“天津系濒海之区，崇奉天后较他处尤虔。东门外有庙宇一所，金碧辉煌，楼台掩映，即天后宫，俗称娘娘宫。庙前一带，即以宫南、宫北呼之。向例此宫于十五日启门，善男信女，络绎而来。神诞之前，每日赛会，光怪陆离，百戏云集，谓之‘皇会’。香船之赴庙烧香者，不远数百里而来。……数日之内，庙旁各铺店所卖货物，亦利市三倍云。”[24]在海州青口，由于天后“庙落成，商业日兴，经营乃有今日，闻诸老言：新浦之兴，自有天后宫始。”[25]

三

清代的商帮会馆，甚至整个商业力量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妈祖信仰的传播？限于资料和学识，我们还不能做出一个简明而又精确的回答。在此，我们愿通过商人因素和官方因素的对比形式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从妈祖神格的晋升情况看，清朝政府是十分重视妈祖信仰的。康熙十九年(1680)，清圣祖正式敕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天妃”；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圣祖再次敕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仁慈天后”，从而使其神格由元、明时期的“天妃”上升为“天后”；康熙五十九年(1720)，妈祖被列入祀典，春秋致祭。雍正十一年(1733)，清世宗批准福建总督所请，要求各省、府县地方修缮原建妈祖庙宇，照例春秋致祭；尤其是地处沿海的府县，亦应建立天后专庙，以便致祭。乾隆三年(1738)，清高宗也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福佑群生天后圣母”；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高宗又在妈祖封号上加“诚感咸孚”四字；乾隆五十三年(1788)，清高宗在妈祖封号上再加“显神赞顺”四字。嘉庆五年(1800)，清仁宗又在妈祖原封号上加“垂慈笃祜”四字；此后，清仁宗又敕封天后之父为积庆公、母为积庆夫人。

尽管清王朝对于妈祖的祭祀十分重视，但在实际执行中各地方政府却表现不一，甚至大打折扣。让我们在此以山东沿海州县的天后宫分布情况为例，对官方力量与商业力量在修建天

后宫方面的作用做一对比考察(见下表)。

清代山东沿海州县天后宫分布情况

州县	天后宫修建情况	资料来源
日照	天后祠在城南阁,同治十二年县绅捐资重修;天后宫有四:一在洛涛海口,一在夹仓海口,一在龙旺海口,另一在卫城西南三里河海交汇处,又名狄水庙。上述四宫修建组织不详。从其位置看,前三宫应为商民修建。	光绪《日照县志》卷2。
胶州	天后宫在城南半里,始建不详。康熙六十一年知州成永建重修,以后续修多次,皆由海商捐资。	道光《胶州志》卷13。
即墨	天后宫有二:青岛天后宫,始建于明朝成化三年,清代南北客商多次重修;金口天后宫,福建商人于乾隆三十三年修建。	《天后史迹的初步调查》; 新编《即墨县志》。
海阳	天后宫在县南三里,修建组织不详。	道光《登州府志》卷11。
文登	天后宫有三:一在城东南五十里张家埠,乾隆五十七年该郡庠生陈仪因纪念该县开海通商有惠地方而建;一在苏门岛,建修时间不详,从其位置看,应为商民所建;一在威海司,康熙四十年官府建修,乾隆年间重修。	道光《文登县志》卷4; 道光《登州府志》卷11。
荣城	天后宫有三:一在县东召石山下;一在石岛;一在里岛,修建时间和组织俱不详。后两宫地滨海海岛,应为商民所建。石岛天后宫在光绪年间曾得到山西船主的维修。	道光《荣城县志》卷10; 《天后史迹的初步调查》。
宁海	天后宫在州北十里,元代官府修建。	道光《登州府志》卷11。
福山	天后宫有二:一在烟台海口北大街;一在烟台东南新世界,为福建会馆于光绪十年所建。	民国《福山县志》卷5。
蓬莱	天后宫有四:一在永城丹崖上;一在沙门岛(庙岛);一在栾家口;一在长山岛。前两宫为宋代官修,清代官府重修。后两宫不详,从其位置看,应为商民所建。	光绪《登州府志》卷11; 光绪《蓬莱县志》卷3。
黄县	天后宫有三:一在南关;一在龙口;一在黄河营,修建时间和组织俱不详。根据后两宫的位置,应为商民所建。	道光《登州府志》卷11; 同治《黄县志》卷2。
昌邑	天后庙在县城节孝祠旁,光绪二十一年奉令修建以祭祀。	光绪《昌邑县续志》卷4。
寿光	天后庙原在老码头北坨子,光绪十九年因羊角沟港商业兴盛而移建。	新编《寿光县志》。

在上表中，除修建组织不明的天后宫外，官府与商民所修建的天后宫在数量上基本持平。但官府所修建的天后宫中，不少带有维修的性质，如日照、胶州、蓬莱等城内的天后宫。而在修建组织不明的天后宫中，基本上都处于城外，甚至多在海口或海岛。从这些天后宫的位置看，它不可能是官府为祭祀妈祖而修建，所以我们亦可判断这些天后宫多为商民所修建。这就是说，在清代山东沿海州县所分布的天后宫中，商民势力起了主要作用。另外，我们由上表还可以发现，还有一些山东的沿海州县，并没有建立起专门的天后宫，如海丰(无棣)、沾化、利津、掖县、诸城等。从同治《宁海州志》和光绪《海阳县续志》曾将道光《登州府志》中所载的当地"天后宫"记载为"海神庙"的情况看，我们甚至亦可以把乾隆《掖县志》和乾隆《诸城县志》中所记载的"海神庙"视为"天后宫"㉖。尽管如此，在雍正十一年(1733)清世宗敕令沿海府县普遍祭祀妈祖之后，山东仍有少数县份并未建立天后宫。上表中所列的昌邑县，直到"光绪二十一年奉文二、八月中丁日及三月二十三日(天后)诞辰一并祭祀，时庙尚未建设。"㉗由此可见，清代山东沿海部分州县政府并未执行清世宗关于祭祀妈祖的敕令。

从清代长江流域城镇所分布的天后宫情况看，则几乎为商帮会馆所建造。从我们所初步查阅的地方志文献中，只有南昌天后宫是在雍正时期根据清世宗的敕令而修建的㉘。因此，不少商帮会馆所修建的天后宫，就成为当地官府祭祀妈祖的场所。如松江府祭祀妈祖的礼仪，在晚清时期即从金山嘴天后庙改移到娄县白龙潭由福建兴化府商人捐修的天后庙里进行㉙。上海县政府的祭祀妈祖活动，因原来建于宋代的小东门天后庙在咸丰三年(1853)遭烧毁，亦改到商船会馆内的天后宫里进行㉚。嘉定县的祭祀妈祖活动，，也因原来的天后宫在咸丰十年(1860)被烧毁而改移到当地商人公所修建的天后宫内进行㉛。另外，江西赣州、湖南长沙以及湘潭、广西临桂等地官府所举行的妈祖祭典，早在鸦片战争前就都在当地的福建会馆内的天后宫里进行㉜。上述情况表明，商帮会馆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官方的祭祀妈祖活动。

总而言之，清代天后宫的广泛分布和妈祖文化的传播，主要是通过商帮会馆的途径和商业力量来推动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清代中国社会的商业发展进程与妈祖等民间信仰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这一意义上说，商业势力正是中国民间信仰获得传播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

①朱天顺：《妈祖信仰的起源及其在宋代的传播》、《元明时期促进妈祖信仰传播的主要社会因素》，分别载于《厦门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和第4期。

②刘侗：《帝京景物略》，卷4。

③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第32页。

④嘉庆《扬州府志》，卷25。

⑤民国《吴县志》，卷33。

⑥光绪《嘉兴府志》，卷10。

⑦⑩引自：蒋维锬《清代商帮会馆与天后宫》，载于《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1期。按：拙作是我于1994年底为"澳门妈祖信俗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而撰写的论文，未及发表，又在1995年8月间有幸拜读到蒋先生的这篇大作，不意与蒋先生论题相同，但具体研究路径不一，故发表出来。在发表前，又补充了蒋先生文中的这些材料，并承蒋先生邮赠《妈祖文献资料》等书于我，特此一并致谢！

⑧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调查组《天后史迹的初步调查》，载于《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1期。

⑨⑫⑬⑭⑯分别引自：上海博物馆《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196页；第249页；第275～276页；第331页；第235～236页。

⑪㉑㉒㉔分别引自：蒋维锬《妈祖文献资料》第 59 页；第 266 页；第 340 页；第 351 页。

⑮民国《建德县志》，卷 7。

⑰民国《芜湖县志》，卷 13。

⑱新编《即墨县志》，第 679～680 页。

⑲民国《锦县志》，卷 4。

⑳民国《海城县志》，卷 3。

㉓民国《盖平县志》，卷 2。

㉕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 19。

㉖分别见乾隆《掖县志》卷 1 和乾隆《诸城县志》卷 7。

㉗光绪《昌邑县续志》，卷 4。

㉘光绪《江西通志》，卷 73。

㉙㉚光绪《松江府续志》，卷 10。

㉛光绪《嘉定县志》，卷 2。

㉜分别据同治《赣州府志》卷 11；同治《长沙县志》卷 14；光绪《湘潭县志》卷 7；光绪《临桂县志》卷 15。